



# 又见莜麦花

赵永峰

上学的时候，在图书馆见过一本书，书名《莜麦花开》，忘了作者叫什么名字了，大约也是晋蒙一带的人吧，那时感觉很新奇，想不到莜麦这样普通的作物竟然有一天也会登上大雅之堂，并且心里隐隐有些小激动，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莜麦是我们浑源山里的山食，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白面馍馍蒸大米是想象中的食物，而莜麦，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所以，我们山里人，对莜麦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每到盛夏，浑源南山的坡坡梁梁上，就开满了莜麦花。没有城市花圃里花朵的娇贵，也没有山野间野花的艳丽，圆锥花序，细碎，白绿色，藏在颖壳里，星星点点缀在绿莹莹的麦秆上，风一吹，漫山的绿浪里泛着点点白，清清淡淡，安安静静，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这花，开在南山的黄土坡上，开在层层梯田山地里，也开进了我们这些山里人心里，藏着一辈辈平淡的日子，裹着扯不断、忘不掉的深情。

浑源南山，山连着山，沟接着沟，这里的地，算不上肥沃。大多是乡亲们顺着山势，一撇一锹垒出来的山地，土层薄，石头多，春秋两季的风又硬又凉，早晚温差也大，像小麦玉米这样娇贵的作物，在这里根本扎不下根，就算种下了，也熟不了。唯独莜麦，像是天生为南山而生，耐冷、耐旱，不挑土地，不拣水肥，哪怕是贫瘠的坡地，只要把种子撒进土里，靠着山里的雨水，迎着山间的风，就能默默扎下根，慢慢往上长。老辈人常念叨，南山人的日子，就跟这莜麦一样，看着朴实，实则皮实，再难的光景，再苦的日子，咬咬牙就能熬过去，从来不会轻易垮掉。

每年开春，山里的寒气还没完全散净，早晚的风依旧带着凉意，乡亲们就开始忙活莜麦的播种了。天刚蒙蒙亮，就扛着犁，牵着牛，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步步走到地里。老牛慢悠悠地迈着步，犁铧翻起冻了一冬的黄土，泥土的腥气混着山风的清爽，飘在空气里，那是春天最实在、最亲切的味道。撒莜麦种子的时候，大家都格外仔细，把种子轻轻撒下去，就等于撒下了一整年的盼头。没有花哨的仪式，只有双手对土地的虔诚，对收成的期许。那时候的田地里，刚冒头的莜麦苗细细小小的，嫩绿色贴着黄土地，不起眼，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就像山里的娃，看着瘦弱，却能在风里雨里，一点点长结实。

## 山丹花

左世海

三载的沉默  
只为了  
第一朵花蕾的绽放  
攥成拳头的根须  
在贫瘠的泥土  
石岩的缝隙  
砸出了  
与阳光衔接的力量

茎秆如此瘦弱  
几乎扛不起几片  
纤细的叶脉  
任何一场风雨  
对你来说  
都是一次生命的渡劫

没有树木高大  
不与百花争芳  
这荒野的百合啊  
只记得  
把所有的车轮  
鲜活成  
一枚枚盛开的花朵



树影湖光

胡日英撰

# 雁崖矿采煤滚筒专家温明忠

刘昌印

子非常灵活，而且勤于钻研。他在矿山小改小革上百项，采煤机滚筒截齿革新在全国煤炭系统都出了名。1978年8月的一天，雁崖矿接到局里转来煤炭部的一个公函，内容是火速派人前往辽宁省抚顺矿务局清河门煤矿，帮助解决采煤机滚筒截齿掉牙问题。温明忠接到任务后一刻也不敢耽误，连夜坐火车赶到了目的地。清河门煤矿的领导首先向他介绍了采煤机的使用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原来这个矿引进了台英国综合采煤机，开始用还可以，搬到802工作面后，遇到了断层、夹石，出现了机组割不动、掉牙多的现象。一个班最多能在100米的工作面割一刀，但采煤机滚筒截齿掉牙高达80多个，大部分截齿都掉了，无法采煤。

温明忠听完矿领导介绍后，已是下午五点半了，他要求马上到井下现场观察，矿领导说：“你刚到，又坐了一夜多的硬座火车，吃完晚饭休息一夜，明天再说吧。”可温明忠哪能吃得下睡着呢，这可是煤炭部的委托，他坚持要马上下井。在井下，他细心地观察整个工

面就是家家户户的主食，顶饿、管饱，是最实在的吃食。老话说“三十里莜面二十里糕”，意思是吃了莜面力气足，走三十里山路都不觉得饿，山里人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全靠这莜面撑着力气。可以说，是莜麦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南山儿女，陪着我们熬过了艰难的岁月，撑起了一个个平凡的家庭。

南山的女人，个个都是做莜面的好手，这手艺不是什么高深的技艺，却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母亲教女儿，婆婆教儿媳，代代相传，成了南山独有的烟火气。做莜面讲究“三熟”，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首先麦粒要先在锅里炒熟，磨出来的面才香；然后和面必须用滚烫的开水烫面，揉出来的面团才筋道；最后蒸的时候要用大火蒸熟，口感才爽滑。

清晨起来，灶膛里烧上柴火，锅里烧上开水，把莜面倒在瓷盆里，开水一泼，双手攥着拳头，使劲揉面，直到面团变得光滑筋道，不粘手为止。然后坐在炕沿上，手里捏一小块面团，指尖翻飞，一会儿搓成细细长长的莜面鱼鱼，一条一条整齐地摆放在案板上；一会儿在光滑的石板上推成薄薄的、卷起来的莜面窝窝，一个个挺立着，横样精致。手法熟练的婶子、大娘，不用一会儿工夫，就能摆满一整个蒸笼，看着就让人吃得舒心。

大火蒸上十几分钟，灶台上的热气呼呼往外冒，掀开锅盖的那一刻，白雾腾腾，一股浓郁的麦香瞬间飘满整个院子，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蒸好的莜面，蘸上自家做的羊肉汤、酸菜卤，或是简单的盐醋、辣椒，吃一口，筋道爽口，满口都是纯粹的麦香，朴实又美味。一家人围在炕桌旁，吃着热乎乎、软乎乎的莜面，聊着家长里短，说说地里的庄稼，讲讲邻里的趣事，灶火暖着屋子，饭菜暖着肠胃，心里更是暖烘烘的。那时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大鱼大肉，这就是南山人最平常、最幸福的日子，满是烟火气，满是人情味。

过去山里的邻里情分，也像这莜麦，张而不显。山里人朴实，心肠热，谁家地里的活儿忙不过来，乡亲们都会主动放下自家的事，过去搭把手，割麦、锄地、搬运，不说一句辛苦，不计较一点得失；谁家暂时缺粮，或是遇到难处，端一碗莜面、送一把麦粒，都是常有的事。没有客套的寒暄，没有虚伪的应酬，都是实打实的照应、真心实意的帮忙，就像这莜麦一样，朴实、真诚，透着山里人最纯粹、最善良的本性。谁家蒸了新莜

面，也会给邻居家送一碗，尝尝鲜，这份简简单单的往来，却藏着最深厚的邻里情，暖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秋风一起，南山的凉意就重了，早晚的风变得清爽，甚至带着几分寒意，漫山的莜麦花，也就慢慢谢了。花朵凋零后，麦穗渐渐变得饱满、金黄，原本浓郁的绿色，慢慢换成了耀眼的金黄，漫山遍野，一片丰收的颜色，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

这时候，乡亲们又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秋收。天不亮就起床，拿着镰刀，背着干粮，走进金黄的莜麦田，弯腰、割麦、捆扎，动作娴熟又麻利。阳光洒在金黄的麦穗上，洒在乡亲们黝黑的脸上，汗水浸湿了衣衫，却没人喊累，丰收的喜悦，盖过了所有的辛劳。割下来的莜麦，一捆捆码好，运回村边的大场面，在场子里晾晒、脱粒，再把麦粒炒熟，磨成雪白的面粉。金黄的麦粒，变成细腻的莜面，装进瓷缸、木柜里，就是一整年的口粮，看着满缸的莜面，心里就有了底，日子就过得安稳、踏实。

后来我慢慢长大，离开家乡，去了城里生活。城里的街道宽敞，高楼林立，有各种各样的鲜花，四季常开，艳丽夺目，可我走在街头，看遍繁花，却再也没有哪一种花，能像南山的莜麦花那样，让我时时牵挂，念念不忘。城里的日子节奏快，忙忙碌碌，脚步不停，偶尔静下心来，就会想起南山，想起漫山遍野的莜麦花，想起灶前飘着的莜面香，想起父母慈祥的笑脸，想起乡亲们朴实的话语，心里就会变得格外柔软，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份思念里慢慢消散。

现在我明白了，这莜麦花，开的不只是花，是南山的四季轮回，是祖辈的辛勤劳作，是家乡的烟火气息，是刻在骨子里、融在血液里的乡愁。它不张扬，不艳丽，平凡又普通，就像南山的我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一辈子默默无闻，守着土地，踏实过日子，却有着最坚韧的品格、最纯粹的心灵。

如今再回到南山，站在熟悉的山梁上，看着漫山遍野的莜麦花，风还是小时候的风，温柔清爽；花还是小时候的花，素净淡雅；山还是那座山，连绵厚重。脚下的黄土，依旧踏实；身边的乡亲，依旧朴实。一切都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心里忽然明白，不管走多远，不管过多久，不管历过多少繁华，南山的莜麦花，永远是我心里最温暖的牵挂，这朴实的乡土情，这平淡的人间味，才是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

莜麦花开了，一年又一年，南山的风吹了一辈又一辈，那浓浓的麦香，那浓浓的乡情，就像这连绵不绝的南山，永远都在，永远都暖。它陪着南山人从春到秋，从年少到苍老，藏着岁月的故事，裹着人间的温情，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岁岁年年，永不褪色。

# 时光的锦缎

山泉

镜中那张脸，是什么时候被岁月揉出这许多褶皱的呢？像摊开一方用了六十年的锦缎，经纬间尽是洗不掉的印记。指尖抚过眼角，那里藏着儿子第一次远行时我望穿的晨雾；摩挲鬓边银霜，每一根都曾沾过母亲病榻前汤药升腾的热气。嗨，时光这个吝啬的账房先生，竟连一厘一秒的赊欠都不允，只固执地向前奔流，把我的青丝兑成了白雪。

可若仔细辨认，这锦缎上的每道纹路都在说话。那道横在额间的，是十岁那年偷摘桑葚从树上摔下留存印迹；斜入眉梢的，分明是初为人父时不能寐绘出的水墨。还有唇边深深的两道——左边盛着爱子远行打拼，送行时我强咽的不舍泪水，右边却贮满老友重逢时泼洒的笑语。它们不是衰颓的标记，是生命用力活过的签章，每一次悲欣交集都在这面颊上刻下了印痕。

我忽然想起更久远的纹理。母亲的后颈也有这般沟壑，夏夜她摇着蒲扇，那些皱纹便在月光下，泛起温柔的涟漪，我总疑心里面游着会发光的蝌蚪。父亲掌心的裂纹，则粗粝如松树皮，挖煤时被汗水浸泡得发白，却能稳稳托起我整个童年。如今轮到我的躯体成为时光的记事本，这何尝不是一种庄严的传承？

窗台上，那盆茉莉开了又谢。忽然懂得，花开花谢原不是辜负，潮起潮落也不是背叛。就像我激越的青春并未消失，只是沉淀为血液里沉稳的节拍；中年的重负没有白驮，早已结晶成脊梁中温润的玉髓。那些挑灯苦读的夜、事

## 文瀛湖夏日二则

张漠

波摇云影入文瀛，  
十里荷香杨柳更。  
几处沙鸥争浅渚，  
谁家童子笑新晴。  
西京御水何时起，  
北魏烟波此际生。  
莫说蓬莱仙境远，  
千年梦幻眼前呈。

环萦紫气尚依然，  
满目云浮镜水边。  
草树婆娑栖野雀，  
湖光潋滟荡轻烟。  
不知身在清幽处，  
但觉风摇曲径前。  
试问文瀛多少梦，  
神姿更胜画图妍。

## 大美阳高等你来(歌词)

牛俊林

主歌

春光明媚祥云载  
雁阵凌云天际来  
登上长城守口堡  
万亩杏花次第开  
塞北阳高披锦彩  
春风漫卷入襟怀  
正是赏花好时节  
大美阳高等你来

塞北阳高风光在  
古意新颜入画来  
左手牵来长城韵  
右手拂开杏花海  
巨龙盘岭山河阔  
通途直抵农家宅

向阳而生风正好  
自驾游趁春怀  
大美阳高等你来

副歌

杏花香 杏花白  
花引蜂蝶踏春来  
古堡依墙临碧水  
红灯高挂映亭台  
年年杏花添盛事  
游人如织笑颜盈  
邀你共赏千重雪  
品尝烟火戏一台  
高铁纵横通四海  
风光无限任君来  
正是旅游好时节  
大美阳高等你来

## 美食里的父爱

熊燕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我越来越不喜欢出门了。父亲每次看到我“微信运动”里的步数只有三位数，就发愁。

知女莫如父，父亲知道，想要让我出门，以美食相诱最为奏效。

每每有好吃的，父亲就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家去连吃带拿。可是，好吃的哪有那么易得？父亲便开始种菜、种地瓜、种玉米、种那些我念叨过的有助减肥或有美容养颜功效的农作物。丰收季，我被视频里的满园葱绿吸引，每次都运回满满一后备箱。

今天早上，我刚起床，父亲就打来电话，说他一早去菜市场买了一大桶小龙虾，还兴奋地对我说：“我最近在抖音上学到了好多种小龙虾的做法，有蒜蓉的、香辣、油焖的、清蒸的，还有你最喜欢的捞汁小龙虾。我每样都给你做一份，你中午回来吃。”

一道道美味在父亲的描绘中浮现在眼前，我开始咽口水了。可是，我还是懒洋洋地不想动。父亲怕我又找出“不回家”的借口，描绘完就匆匆挂断电话。

要是老的辣，父亲为了让我一整天宅在家中，开始和我“斗智斗勇”了。上午八点，父亲发了一个将一大桶小龙虾“喜涮涮”的抖音。

上午十一点，父亲发了一个洗切生葱、大蒜、紫苏叶等调味品的抖音。

小龙虾做起来费时费力，仅仅生姜大蒜就要各切一小盆。我肯定不能辜负父亲的辛劳，给父亲的抖音大大点了一个赞。

回到家时，父亲已将小龙虾做好，满屋都是小龙虾的香味。看着桌上一盆盆红彤彤的小龙虾，我肚子里的馋虫瞬间被勾出来，来不及洗手，抓起一只，剥开壳、抽去虾线，将那雪白的虾肉一口咬住，发出满足的一声喟叹：“人间美味。”

父亲递给我一双一次性手套，乐呵呵地说：“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馋起来没个正形。”

作为一名“吃货”，我吃小龙虾的速度可是“千锤百炼”过的，一盆小龙虾很快被我吃去一大半，父亲看我吃得满嘴都是油，一边帮我剥虾，一边好笑道：“慢着点，没人和你抢。”

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每次听到，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特别开心。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有人时时将你牵挂，刻刻将你放在心上。幸福就是当有一天你也老了，还能吃到父母亲手为你做的饭菜。幸福就是你懒了，会得到一句“小懒猫”；你馋了，会得到一句“小馋猫”。在父母心里，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你，与优秀无关，与疼爱有关；只要你平安喜乐，他们的所有付出与等待便都值得；只要你平安喜乐，他们的世界便是晴天。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